

“座驾”的变迁

●李晓伟

“几十年前，城里的上班族们能骑着色彩单调的自行车在街道上穿行，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拥有一辆摩托车代步，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更别说有轿车了。”谈及建国70周年群众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家住市区城垣新村、与共和国同龄的刘福生老人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

正如老人回忆所说，二十世纪末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轿车也开始进入私人家庭。到了今天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，交通工具变得越来越高。动车、高铁让人到外地旅游易如反掌，日行千里变成了现实。再看看咱们居住的城市，市区道路拓宽，城区框架不断拉大，坐在宽敞舒适的轿车里，看着日新月异、花团锦簇的市容，在享受快捷方便的现代交通同时，不得不感叹我们生活的巨大变化。

70年弹指一挥间，如今的交通工具已是种类繁多：在市区，知名品牌轿车会不经意间从人们身边招摇而过，出租车招手即停，私家车的数量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与日俱增，交通堵塞时有发生，高峰时期停

车位一位难求。回首交通工具的变迁，人们品出了昔日清贫生活的苦涩，也品出了今日改革开放成果的甘甜。

“几十年前，街上的汽车还很少，人们为了坐公共汽车或火车经常要走几里地。坐火车去一个远些的地方经常要倒两三次车。飞机更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见到，更别说乘坐了。”谈起交通工具的变化，刘福生老人感慨不已。他说：上个世纪70年代，他刚刚参加工作，最想要的就是一辆自行车。当时自行车与缝纫机、手表并称为“三大件”，地位无异于现在的豪宅、私家车。当时购买自行车都得凭票，每年一个单位最多能分到十几张购车票，有幸分到票的人自然不多。

“那时候，如果家里能拥有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是令人羡慕的，找对象都容易些。”刘福生说，当时大伙儿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除了乘公交车外，大多数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。一般人对汽车是没有概念的，买车？那时连做梦都不敢想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，永久、凤凰、飞

鸽等品牌的自行车开始风靡中国。其中牌子最响的是永久和凤凰牌。那时，有一辆自行车的感觉不亚于现在有辆轿车的感觉，尤其是能骑上“永久”，就像如今开奔驰一样有面子；而拥有一辆“凤凰”自行车，不亚于今天的“玛莎拉蒂”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，摩托车开始逐步成为人们的新宠。那时，摩托车是家庭富裕的象征，骑着一台摩托车游走于大街小巷无疑会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。“当时骑摩托车上街实在是太扎眼了，我可能是咱市第一代玩摩托车的人。”刘福生自豪地告诉记者，1990年，他花了两千多元买了一台嘉陵摩托车。“那时骑摩托车，比现在开奔驰、宝马感觉还要好。”他笑着说，那时候我觉得生活很富足，现在看起来自己当时也太容易满足了。

从摩托车开始，如今咱们的出行方式大大改变了。

“今年年初，在咱市一家单位上班的大儿子花了十多万元买了一辆别克轿车，一到星期天，我们一家就开车到风穴

寺、怪坡、马庙水库游玩。”像刘福生老人一家一样，不少人现在都是“有车一族”。如他所说：“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想想现在的幸福生活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”提起车来，老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激动地说：“我现在也想学开车，好带老伴儿出去玩。”说到这里，老人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菊花。

如老人所说，如今，自行车、摩托等交通工具正被新的变化所取代，而且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老百姓家有轿车已司空见惯。市区大街小巷明显增多的出租车、公交车更是方便了百姓的出行。私家车的逐年增多，让老百姓的生活也“安”上了车轮。据交警部门统计，我市的私家车保有量已经达到近20万辆，而且仍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着。

老人感慨地说：建国70年，生活大改观；“座驾”节节高，幸福比蜜甜。



我听到了女儿读书的声音

●康建标

我在豫西一个叫汝州的小城里
慢步行走
喧闹的街道上
阳光、云彩和春天的花香
被风抖落一地
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
袅袅的思绪
和想见的目光
忽然拉近了两座城市的距离

女儿在豫东的高丘读大学
东西两座城市，相距
三百五十多公里
两个多小时的高速车程
有时觉得很远
有时觉得
近在咫尺

此刻，喧闹的豫西小城
和小城喧闹的街道
都一下子宁静下来了
熟睡般悄无声息
此刻，站在三百五十多公里之外
东望，我忽然清楚地听到了
女儿远在高丘读书的声音
甜美的声音

“神医”刘耀源

●洗耳河街道上河小学五一班 秦睿翔 辅导老师：吴占国

最近，刘耀源竟然当起了医生，一下课就主动给同学们“看起病”来。大家都称他为“刘神医”。

上星期二上午第三节下课，刘耀源找到我，神秘兮兮地对我说：“秦睿翔，和你商量个事儿，你看行不？”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问：“什么事？只要不是坏事，我都支持你！”“我要开个汝州欧皇人民医院，想请你当院长，我当董事长兼王牌医生怎么样？”我笑着同意了。

我本以为他只是说着玩玩，可没想到，他第二天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叠处方单，给附近的同学一人发了一张，一边发还一边吆喝着：“汝州市欧皇人民医院开业了，大家有头痛脚痛胳膊痛的都过来治病了，我是欧皇医院的王牌医生刘耀源……”教室里一下子像炸了锅似的热闹极了。

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，不一会儿就来了好几个“病人”找“王牌医生”看病，“刘神医”忙不过来，让我也来帮他的忙，我学着他的样子，装模作样地给那些“病人”把脉。把完脉后就装模作样地给“刘神医”介绍病情。“刘神医”就装模作样地开始给“病人”开处方了。

只见他在一张盖了章的处方上认真地写着什么。等他写完后，我问他：“董事长，你开的什么药啊？”他把处方递给我，我看了一下，这是什么药啊！只见上面写着：爆炒鼻屎，一日服三次，一次服十克；麻辣脚趾甲，一日服三次，一次服三片；青蛙尿，一日喝三次，一次喝十毫升；清蒸蚂蚁心，一日吃三次，一次吃十个……看完这个特殊的处方单，我笑得都快趴到地上去了。我笑呵呵地把处方单递给“病人”，让“病人”去“刘神医”那儿领“药”。

到了“刘神医”那儿，“刘神医”给“病人”拿了一些“药”（其实是买的零食），又倒了一些我拿的王老吉，让病人喝了一些，又说这是青蛙尿。

打发完了这个“病人”后，又来了好多“病人”。我和“刘神医”忙着看病、开处方、拿药……“病人”开心地读着处方，欢笑着到“刘神医”那儿领“药”，快乐地吃着“刘神医”提供的零食，教室里充满了快乐！



包粽子是件快乐的事



图片来源网络

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到了，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老妈包好煮熟了热腾腾的红枣粽子叫我回家吃，吃完还要装满满一塑料袋拿走。其实不只是端午节，每逢周末放假，老妈都要做好吃的叫我们回去吃，总是说我们上班忙没时间。能够品尝到老妈亲手做的美味，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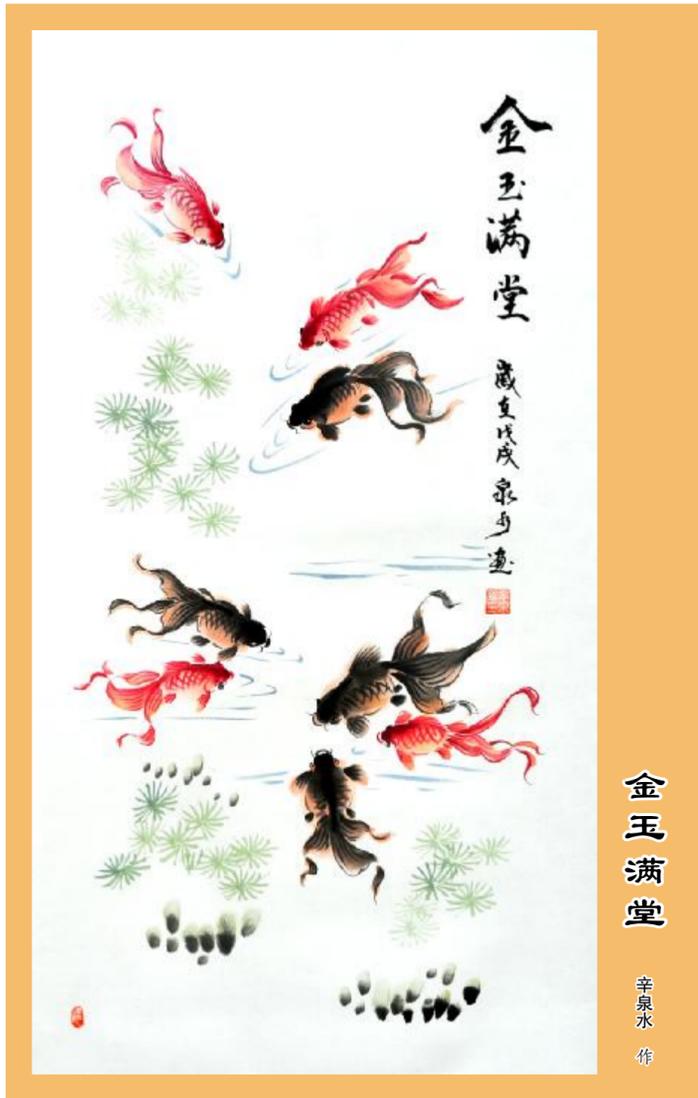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的端午节也不例外，老妈很早就开始采购，依旧要亲手包粽子。吃过午饭，老妈就进了厨房开始包粽子了。

她先把粽叶放到锅里煮上，就开始准备包粽子的材料。有糯米、红枣，还有花生。老妈把这些材料放到水里泡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粽叶就煮好了，妈妈又用清水把粽叶洗了一遍，然后也泡在清水里，接下来才算正式开始了。

包粽子是个技术活，也是个力气活，在她旁边不时给她打个下手，渐渐地也知晓了包粽子的流程，妈妈把一个粽叶卷成圆锥状，再向里边放上准备好的糯米、红枣和花生。用粽叶将洗净的糯米紧紧包着，用力一定要恰当，使粽子呈现三个尖角，再用一根长长的、很结实的线固定，用这根线将裹好的粽子扎紧、打结、固定，一个粽子就包成了。

“姐，看老妈包粽子也没什么难的，没啥技术水平，你却总不会，哈哈哈……”妹妹一脸不屑地嘲笑我，只见她走进厨房学着老妈的样子开始包粽子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，总有一个角包不住，费大力气缠紧了却很是难看，直到最后也没有突破这个难关。“这是手艺，如何封口并包好那漂亮的三个角，没那么容易。”我打趣道，“你看着简单，看和做不是一回事儿的……”看着妹妹包的那几个奇形怪状的粽子，我和老妈都大笑起来。

等待的时间总是特别漫长，煮粽子的过程中，妹妹总是急不可待地要揭盖子察看情况，因为从锅里飘出那粽子的香气勾引得她直流口水。“煮粽子的时间要长，火不能太大，得慢慢煮，才能将糯米与粽叶的香味完美融合，糯糯的、香香的，特别好吃。”老妈边说边打掉妹妹揭盖子的手。终于看到热气腾腾的粽子从锅里“解放”出来的时候，妹妹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

金玉满堂

辛泉水作

我和女儿定规则的那些事儿

●李莉萍

晚饭过后，爷爷想要看《梨园春》，女儿一听就不高兴了，坚决不让换走她的动画片，郭先生劝说到最后，女儿要求在手机上《熊出没》。

郭先生和女儿说好只看一集，女儿也应允。但看完一集后，女儿还要看一集。郭先生说不行，我们说好的只看一集。说完，女儿哇的一声大哭。郭先生一听女儿哭得这么伤心，立马给女儿看第二集。看完第二集，女儿又使出了这一招，准备看第三集。我本来在陪二宝玩，听到女儿准备继续看，坐不住，上去立马制止了女儿继续看手机的行为。女儿再次哇的一声大哭。

我把手机关掉，把她抱起来，告诉她，我们说好的只看一集，你已经看两集了，不能再看了，对眼睛不好。女儿还继续哭，声音更大。我再次强调已经说好看一集，不能再看了，对眼睛不好。这期间，我一直抱着她。我突然想到了什么。然后对她说道：“你看了半，妈妈就强行关掉了手机，你很伤心是不是？”她点点头，哭声小很多。

“那是妈妈的不对，妈妈不应该在你看了一半就强行夺走手机。妈妈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！不过我们说好只看一集，你通过哭来要挟爸爸看了两集多，是你的不对，你下次要改正哦。”女儿点点头不哭了。

然后我跟女儿商量了每天看多长时间手机，定下一个规则。当然我也要执行。女儿欣然应允。

通过这次事件我最大的感触就是，和孩子定规则，父母孩子双方都要执行，要给予孩子更多的爱，而不是控制，同时也要坚定立场不能因为孩子哭闹摇摆不定。

·连载·

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

往常，毛主席每到这里都要下去住几天，这已是20多年来的习惯了。因此，我们按惯例做了毛主席下车的准备。

列车停下来了，毛主席却没有下车，而是立即把上海市的党、政、军领导找到火车上来，或开会，或谈话。

我们在火车上吃晚饭，并安排过夜。汪东兴在晚上八九点钟时，把我们几个找到一起，包括秘书、卫士在内。只见他拿着个小本子，一页一页地翻着，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与上海领导人的谈话内容。那些要点有：

毛主席说：“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，还没有解决。”“要谨慎，第一军队要谨慎（指的是南京军区部队）；第二地方要谨慎（指的是上海市革委会）。不能骄傲，一骄傲就犯错误。军队要统一，军队要整顿。我就不相信，我们的军队会造反？”“抓军队工作，无非就是抓路线学习，纠正不正之风，不要搞山头主义、宗派主义，要讲团结。军队

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，我赞成。但是，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，一定要摆事实，讲道理。”

汪东兴要求我们，严密部署列车周围警戒，重点部位要加设双哨。干部要加强值班。

根据汪东兴的要求，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，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，并让佩带了冲锋枪。

高秘书晚上给南京打电话，要许世友第二天到上海来。

毛泽东一直等到11日的上午10点钟，许世友才来。毛泽东马上开始和许世友、王洪文谈话，谈了一个多小时。毛泽东这一次谈得很简要，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等得太久了，另一个原因是与许世友在南昌已经谈过话了。这次的谈话，汪东兴只作了简要的记录。

毛泽东问许世友：许世友，你下乡啦，去搞什么呀？调查什么问题呀？

许世友回答：我去看农场了，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。

毛泽东说，去那么远呀。

许世友说，坐吉普车去的。

毛泽东批评许世友说，怎么连家都不回呀？一天到晚，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，怎么行呀？向谁请了假呀？要是万一发生问题，你怎么样办呀？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！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，告诉一下家里嘛。

许世友感到毛泽东批评得对，内疚地说，真对不起。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，然后才能到我这里。我昨天夜里12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。先休息了一下，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。

许世友接着汇报说，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。军垦农场也不错，庄稼长势很好，丰收在望。

毛泽东说，那好啊！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。

许世友接着说，军队的情绪很好。军队里比较稳定，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。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。

毛泽东问：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？

许世友说，我把两派都带上了。

毛泽东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：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，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。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，要“高抬贵手”。

许世友说，不会，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。

毛泽东说：那好！

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：许司令，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。

毛泽东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：不要这样，不要紧嘛。

毛泽东的意思是说许世友下乡去了，不在家，不是故意不来的。

毛泽东缓和了一下气氛说，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了一下。接着又说，不要提了，

我们还是谈正事。

毛泽东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，他说，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？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？是不是都解决了呀？

毛泽东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，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不要紧的，有的属于认识问题。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，那就等待，而且耐心地等待嘛。

毛泽东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在等待的过程中，犯错误的人自己应该争取主动认识检查所犯的错误。

毛泽东接着说，认识一点就写出来，以便改正错误。犯了错误，也不认识，也不去想办法认识，在那里顶着，这个不好，可能会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，而且会加深的，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。犯错误的包袱，常常是越背越重，这个不好。要把这个包袱甩掉，轻装上阵，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。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，你不甩开，那怎么会好受呢？

许世友诚恳地说，庐山会议的问题，按毛主席的指示办。

毛泽东问他：我有什么指示呀？

许世友说，您的指示就是《我的一点意见》。

毛泽东说，那个不是在后头吗？是你们犯了错误后，我想了五天才写的。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，是24、25、26三天嘛！

（未完待续）